



圖一 「五山」地理位置圖 出自《五山と禪院》

無準師範墨蹟

—見證南宋中日交流一環

晋介辰

此次文藝紹興特展從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借來六件書法作品，是六位南宋僧侶的墨蹟，而其中的大慧宗杲（一〇八九—一一六三）、無準師範（一一七八—一二四九）、癡絕道沖（一一六九—一二五〇）、虛堂智愚（一一八五—一二六九）等四名高僧，分別是杭州徑山寺第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四十四的住持。由於展品分前、後兩期展出，本文且擬以前期展出之無準師範墨蹟作品為主，並藉之引述中日文化交流之一環。

南宋第一釋寺—徑山寺

宋室南渡後，全國的政治、文化中心隨之往南遷移，佛門寺院發展日益興盛，據南宋末年吳自牧《夢梁錄》的記載，僅杭州一地多達

四百八十餘所，重要寺院大多集中在江南一帶。其中，位於餘杭、臨安兩線交界處的徑山古剎，不但在中國禪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對鄰國的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日本信徒

甚至奉之為佛教勝地。

徑山，因徑通天目山而得名。徑山古剎始建於唐代，歷代寺名屢有變更，分別有徑山禪寺（唐代宗），乾符鎮國院（唐僖宗）、承天禪院（宋

眞宗）、徑山能仁禪寺（宋徽宗）等；至南宋孝宗皇帝曾御筆親書「徑山興盛萬壽禪寺」額賜之，以其聲名最爲著稱，沿用時間也最長。日人素來以「萬壽寺」名之，在中國民間則習稱爲「徑山寺」。

南宋年間禪宗界以臨濟宗楊歧派最是盛行，徑山則是臨濟宗楊歧

派的大本營，也是各方矚目的禪門要地。特別是嘉定年間（一二〇八—一二二四），寧宗皇帝根據衛王史彌遠（一一六四—一二三三）的奏請，仿照印度五精舍的制度，對全國寺院進行了一次等級評定，於教禪律中各評出了所謂的「五山十剎」。所謂「五山」即徑山興聖萬壽禪寺（臨

安府）、北山景德靈隱禪寺（臨安府）、太白山景德禪寺（明州，亦稱天童寺）、南山報恩光孝禪寺（臨安府，亦稱淨慈寺）、育王山廣利禪寺（明州）。其中，徑山榮登「禪院五山」的榜首，被譽爲「天下東南第一釋寺」（圖一）。

第三十四代徑山住持—無準師範

由於當時名剎大寺被視爲重要的國家事業，擔任住持的人選，必須是經過巡禮名山和參訪名師後，聲譽隆重的禪師，方有可能被朝廷選派擔任，孝宗時還曾幸遊徑山，因此徑山寺住持之地位自非一般寺院住持所能比擬。此外，當史彌遠奏立五山之後，寺院住持的升遷，大都由小寺逐步高陞至名剎，然後奉詔入主五山之一、二，或歷主五山，成爲有聲望的禪師。是以明人宋濂對此有如下敘述：「其服勞於其間者，必出小院，候其聲華彰著，然後使之拾級而升。其得至於五名山，殆猶仕宦而至將相，爲人情之至榮，無復有所增加。」

無準師範（一一七八—一二四九）（圖二），蜀（四川）梓潼人，是南宋禪學史上聲望頗高的名僧，他入住徑山正是在五山制度確立後不久。無準在入主徑山前，曾歷任明州清涼寺（一一二〇）、鎮江焦山普濟寺（一一二三），再轉任明州雪竇山資聖禪寺（一一二五）、阿育王寺

（一一二九）等諸寺住持。紹定五年（一二三二），理宗下詔命無準擔任臨安府（杭州）徑山興聖萬壽寺第三十四代住持。

無準受命住持徑山，乃丞相史彌遠促成。因此在他入主萬壽寺之前，曾先抵京師拜會史彌遠，史彌遠對他說：「徑山住持，他日皆老宿，

無力葺理。眾屋弊甚，今挽吾師，不獨主法，更張蓋第一義也。」意思是要他重新整頓徑山禪寺，時無準年方五十五歲，算是較為年輕的住持。無準師範入住徑山近二十年，當然也不負所託，繼承前代傳統，融合儒佛道為一，進一步弘揚臨濟宗楊歧派的禪法，使徑山發揚光大，維持興盛的局面。



圖二 無準師範像（局部） 日本京都東福寺藏

不過，在其住持期間，徑山禪寺卻遭兩次回祿之災。第一次在紹定六年（一二三三）即無準入主徑山次年。事發時，他發揮長才，「不動容變色，安眾行道。如無事時」，維持寺院之安定與正常運作，受到朝廷器重。理宗皇帝聽聞其事，召他入宮說法，賜贈金銀、練帛、珠寶等甚厚，並獲賜「佛鑒禪師」之號。還賜予寺內僧眾銀絹財寶，所賜之豐，為前代所未有。結果在皇帝「頒賚甚渥」、公卿大夫士「樂施舍」、及「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力」之下，無準師範得以在三年之內將徑山萬壽寺重建完成。此時師範之名，如日中天，聲聞海內外，有「天下第一宗師」之號。

淳祐二年（一二四二），徑山寺又再次遇火而焚，但公卿士大夫、善信男女，供獻不斷，遂立即復原。慷慨解囊、熱心協助葺修的贊助者還包括海外日本之門徒、信士。

無準師範與渡海求法日僧—圓爾辨圓

南宋時期堪稱文化高峰期，日僧入宋求法已形成風氣，許多日僧甘冒鯨波之險，渡海來宋尋師。入宋僧是當時主要的知識階層，擔負了吸收宋代文化的使命，因而有一再乘風而來者。這些能平安入宋的僧侶，在學成返國後，能開山立派而成爲一代宗師者，爲數不少。其中投身無準門下的日本禪僧爲數衆多，日本禪宗派別屬於無準系統者，幾乎達半數。其中以圓爾辨圓（一一二〇—一一二八〇，日人尊稱爲「聖一國師」）尤爲著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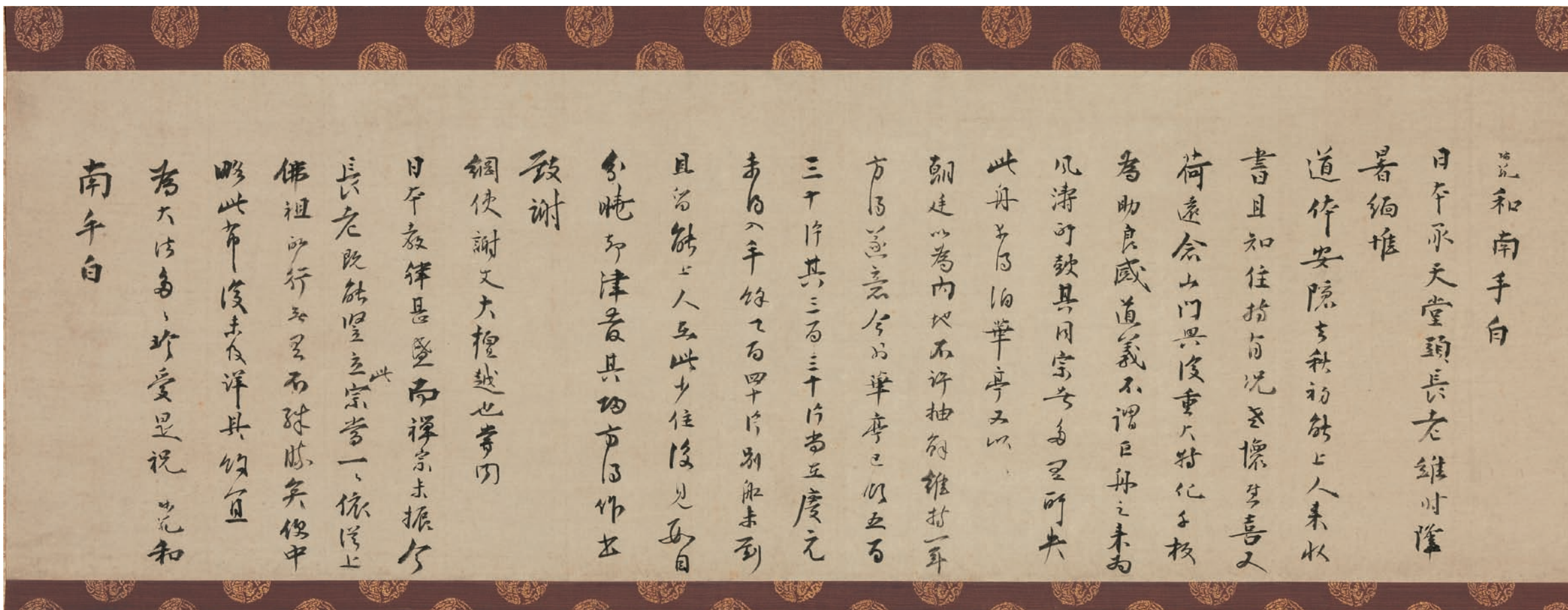
圓爾辨圓在赴宋之前，即爲頗具聲望的日本僧侶。南宋期間，臨濟宗楊歧派風靡一時，圓爾入宋時也正是楊歧派的破庵派全盛時期。他在端平二年（一二三五）入宋求法，歷巡江

南諸多伽藍，遍訪名師望德後，最終投身徑山萬壽寺無準門下。由於徑山歷來嗣法制度嚴格，規矩森嚴，非其自身達到真正徹悟，決不輕易承認爲授證之徒。然而經過苦修六年，終得

印可的圓爾返日時，無準贈以密庵咸傑祖師的法衣、宗派圖和自贊頂相，作爲傳法的信物，成爲第一個真正師承徑山的日僧，並首先將臨濟宗楊歧派傳入日本加以宣導。



圖三 圓爾辨圓像（局部） 日本京都萬壽寺藏



圖四 無準師範 與聖一國師尺牘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德敷〈致圓爾辨圓尺牘〉，都是寫給圓爾辨圓的信札，內容皆與淳祐二年（一二四二）徑山寺第二次遭受火災的重建工作相關，更是當時中日交流

的紀實。

圓爾於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，學成歸國。返日後次年，徑山萬壽寺遭祝融之災，圓爾得知此事後，便

不過此一成果得來不易，或許是無準對遠渡重洋而來圓爾特別期待，圓爾飽受嚴厲的鞭策錘鍊。據說圓爾在求法悟道過程中，無準向他提出「首山竹篋」的禪宗公案。某日，圓爾有所悟，向無準陳述自己的觀點，卻慘遭無準痛打一頓，在氣息奄奄之際，恍然大悟。而其右眼竟在無準的失去準頭之中以竹篋打傷而導致失明。今觀流傳在日本的圓爾頂相（僧侶肖像圖）（圖三），猶見右眼呈閉目之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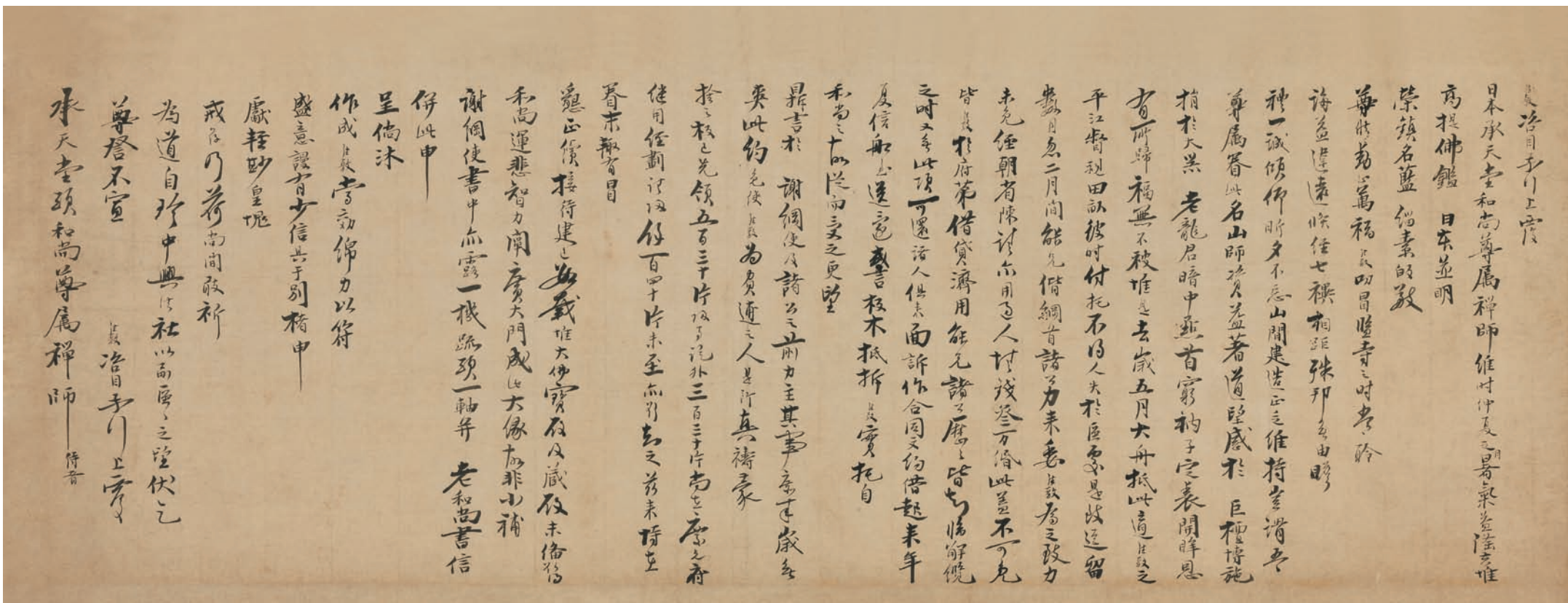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，日本朝廷仿唐代宗賜徑山的開山法師法欽「國一禪師」號，親書「聖一和尚」四字贈給圓爾；圓爾寂後三十三年，天皇賜諡「聖一國師」號，為日本國師號濫觴。其門派在古代日本禪宗二十四派中為「聖一派」，以東福寺為中心，奉圓爾為開山祖，在全國擁有眾多寺院，是為後世日本五山派的主要流派。

見證南宋中日交流的兩件尺牘

此次從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借展的無準師範〈與聖一國師尺牘〉及

透過豪商謝國明（即尺牘中所言及之「謝丈大檀越」）之協助，調度木材千片自日本運送至中土作為重建之資。無準歷盡艱辛重建，終使徑山禪寺得以復興，規模超越舊觀。〈與聖一國師尺牘〉乃無準為圓爾之義舉而回覆的謝函。因此緣由，在日本又以「板渡墨蹟」而稱名。內容如下（圖四）：

師範和南手白。日本承天堂頭長老。維時隆暑。緬惟道體安隱。去秋初。能上人來收書。且知住持有況。老懷慰喜。又荷遠念山門。興復重大。特化千板為助。良感道義。不謂巨舟之來。為風濤所鼓。其同宗者多有所失。此舟幸得泊華亭。又以朝廷以為內地。不許抽解。維持一年。方得遂意。今到華亭已領五百三十片。其三百三十片尚在慶元。未得入手。餘下百四十片。別舡未到。且留能上人在此少住。後見數日分曉。卻津發其歸。方得作書致謝。綱使謝丈大檀越也。嘗聞日本教律甚盛。而禪宗未振。今長老既能豎立此宗。當一一



圖五 德敷 致圓爾辨圓尺牘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露一機。疏頭一軸并老和尚書信。併此申呈。倘沐作成。德敷當効綿力。以符盛意。謹有少信具于別楮。申獻輕鈔。皇愧戒存。乃荷。尚間敢祈為道自珍。中興法社。以副區區之望。伏乞尊譽。不宣。德敷咨目前拜上覆承天寺頭和尚尊屬禪師侍者。

依從。上佛祖所行。無有不殊勝矣。便中略此布復。未及詳具。餘宜。為大法多多珍愛。是祝。師範和南手白。

當時正值圓爾辯圓在日本博多草創承天禪寺不久，無準師範書此墨蹟，一方面表示寄贈的謝意，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無準對圓爾在日本弘揚臨濟正宗的殷切期望，師生濃厚情誼，洋溢於字裡行間。由此幅尺牘墨蹟中可見，無準的書風顯得嚴謹沉著、字體婉麗，想是做習自唐人歐體，其疏朗從容的行間裏，流露出一股貌似凜然卻散發著秀而不媚、流而不俗的清新氣息。

另外一件則為德敷和尚寫給圓爾的尺牘。內容如下(圖五)：

德敷咨目前拜上覆。日本承天堂和尚尊屬禪師。維時仲夏之月。暑氣益隆。夫惟高提佛鑑。日本並明。榮鎮名藍。緇素皈敬。尊候動止萬福。德敷叨冒監寺之時。常聆誨益。遠達倭經七裸。相距殊邦，無由瞻禮。一誠傾仰。昕夕不忘。山間建造。正乏維持。豈謂吾尊屬。

此幅可與前述無準墨蹟互為呼應，內容同為關於一二四二年杭州徑山萬壽寺遭受火災，圓爾在日本勸募寺院重建木材的後續聯繫事宜。

德敷雖生平不詳，因在京東東福寺傳世的無準師範墨蹟(山門勸緣疏)(現藏於東京五島美術館)，文末亦有「幹緣都監寺德敷」落款。按，都監寺或稱都管、都總，為禪寺東序六知事之一，乃督管全寺庶務之職稱。由此可推測，德敷可能是無準的門下寺僧，負責統籌徑山萬壽寺的雜務。

書信內容言及圓爾所寄木材，其中的五百三十片已經送達，有三百三十片留在慶元府，其餘一百四十片尚未抵達等，同時也對該寺之艱苦現況有所描述。文首所言「日本承天堂和尚」，因當時圓爾為承天寺住持，亦為該寺開山祖師，因有此稱。該寺位於今福岡市博多區，山號為萬松山，由宋朝出身的貿易豪商——謝國明(一〇九三—一二八〇)出資籌建於西元一二四二年。信札中言及「綱首」者，即為謝氏，亦曾出

眷此名山。師資益著。道望感於巨檀。博施捐於大器。老龍君暗中點首。窮衲子定裏開眸。恩有所歸。福無不被。惟是去歲五月。大舟抵此。適德敷之平江。督視田畝。彼時付托不得人。失於區處。是致逗留數月。忽二月間。能兄偕綱首諸公力來。委德敷為之致力。未免經朝省陳請爾。用過人情錢三萬緡。此蓋不可免。皆德敷於府第借貸濟用。能兄諸公歷歷皆知。臨解纜之時。又無此項可還。諸人俱來面訴。作合同文約借起來年夏信舡至送還。或言板木抵拆。德敷實托自和尚之故。從而受之。更望鼎言於謝綱使及諸公之前。力主其事。庶幸歲無爽此約。免使德敷為負逋之人。是所真禱。蒙捨之板。已先領五百三十片。歸寺訖。外三百三十片。尚在慶元府。繼用經劃請歸。餘百四十片未至。亦欲知之。茲來特在眷末。輒有冒懇。正續接待建已數載。惟大佛寶殿及藏殿未備。欲得和尚運悲智力。闡廣大門。成此大緣。故非小補。謝綱使書中亦

現於前述無準尺牘。南宋和日本的海上貿易頻繁，當時出現許多鉅賈，謝氏即為其一代表人物，他不但資助圓爾在日本建立道場，也從日本運送木材到江浙協助徑山寺的重建，可見當時的宋、日之間禪宗法源的親密關係。

禪僧對中日文化的傳播與融合

無準師範及當時渡海求法僧在宋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具有多方面的貢獻和影響。不僅是圓爾辨圓，無準師範有不少弟子都活躍在中日交流的舞臺上，其中多有日本禪宗史上著名的僧人，如與圓爾同時入宋的日僧神子榮尊(一一九五—一二七三)回國後，曾在肥前創建與徑山同名的「興盛萬壽禪寺」，是因「題以興盛萬壽，蓋慕徑山洪名故也」，不難看出都受到了徑山文化的影響。

除了禪宗外，也包括還對傳播宋學的貢獻和在書畫等其他方面的影響。圓爾返日後，除了發揚無準臨濟禪學，傳禪之餘，也在不同場合講授宋學。他曾將宋代許多當世儒學經

